

楊萬里選集

周汝昌選注



周汝昌選注

楊萬里選集

中華書局

楊 萬 里 選 集

周 汝 昌 選 注

\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\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2 3/4印張·2插頁·282,000字

1962年12月第1版

1962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00 定價：(7) 1.4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·5097 62.12.沪型



楊萬里畫像



臣伏以生夏清和布懷

達孝宮使書名中大和

祝聖

于端外

丁卯

今朕勤心善福皇宗卷中筆三

為長未以罪



衣冠可遺古哉古不遺

良觀致樂

與於生理而存

予臨之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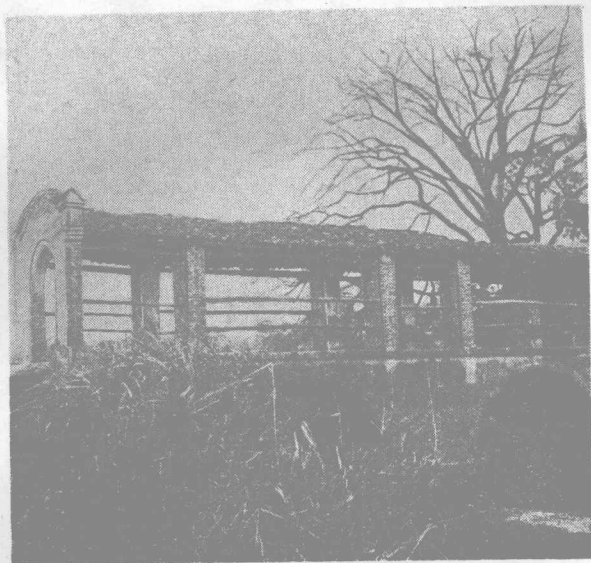
右山堂

也

四廿言初法良守與忠在日中道不可有誤初至原



宣明書畫  
博士恒南  
宋氏



楊萬里故鄉澁塘村口之砥柱橋  
 (清嘉慶四年重修)；橋頭有  
 書院遺址，萬里曾讀書於此。



### 楊萬里墓

墓碑題曰「宋勅葬寶謨閣學士少師楊文節  
 公墓」。墓前有石人，石馬，已殘缺。

# 引言

—

親愛的讀者，我先介紹一首小詩給你：

小憩人家屋後池，綠楊風軟一絲絲。奧丁出語太奇絕：「安得樹陰隨腳移？」

詩裏告訴我們：夏天行路在真州（今江蘇儀徵）道上，行人都又熱又累，就在路旁人家屋後水邊綠柳蔭中坐下來，歇歇腿，涼快涼快，可是不能總坐在這裏，要走了，真有點捨不得離開這塊小小的清涼避暑之地，於是轎夫忽然說出一句「癡語」來：「要是這『樹蔭涼兒』也跟着咱們一塊兒走——那該多好呵！」

你看，這首小詩設想多麼出人意表。

你一定猜想，「這就是你要介紹的楊萬里的詩吧？」你猜錯了。這是清代郭麐的作品。郭麐，字祥伯，號頻伽，著有《靈芬館詩集》；此篇是其初集卷三《真州道中絕句》四首之一。

這位詩人又在《登吳山望江二首》中寫道：

飛鳥欲何去？翼然乘遠風。夕陽方在半，——忽墮亂流中！……

你看他登吳山、望大江，纔見夕陽還在半空，一眨眼，忽已落在江波流盪之中了！寫得多麼生動，多麼



活，彷彿如在眼前。別人的詩，多像一幅幅的畫面，雖美，可是死的；他的詩，簡直像電影，在你眼前動起來了，活起來了，——而且活動得那麼妙。

你一定讀過不少的詩，可是你有過很多的這樣的感覺嗎？

你一定說，這郭麐真有點意思；他怎麼這麼會寫詩呢！他的老師是誰？

他的這種詩的「老師」就是楊萬里。

楊萬里，你對他有些陌生吧？其實，在詩壇傳統習慣上很少人直呼詩人之名，例如楊萬里，多稱之為「誠齋」。提誠齋，聽着耳熟的或許就較多了。下面我還是用「誠齋」這個稱呼，——顯得熟稔些，親切些。

誠齋的詩，首先給你的印象就是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令你耳目一新，令你爲之拍案叫絕。還是舉兩首看看吧。——也看看郭祥伯學誠齋學得怎麼樣，及不及格。

嶺下看山似伏鱗，見人上嶺旋（盡）爭豪；一登一陟一回顧，——我爾高時他更高！

——過上湖嶺望招賢江南北山之二

霽天欲曉未明間，滿目奇峯總可觀。却有一峯忽然長（saber）！——方知不動是真山。

——曉行望雲山

雨足山雲半欲開，新秧猶待小暄催。一雙百舌（鳥）花梢語，——四顧無人忽下來！

——積雨小霽

這種奇趣，這種活勁兒，就是誠齋的首創，也是誠齋的獨擅。

奇與活之間，自然時時流露出風趣、幽默。這是讀者可以體會得到的。試讀這樣的詩：

稚子相看（不覺）只笑渠（色），老夫亦復小盧胡（笑語）：一鴉飛立鉤欄角，——仔細看來還有鬚！

——鷓鴣

這不但詩人和他的小孩子在笑，我們讀者看了他們笑，也要跟着他們一起笑。

呂晚村（留良）在《宋詩鈔》中給誠齋作評傳時說過這樣一段話：

後村（虞翻）謂「放翁（陸游）學力也，似杜甫；誠齋天分也，似李白」。蓋落盡皮毛，自出機杼。古人之所謂似太白者，入今之俗目，則皆「俚諺」也。初得黃春坊選本，又得蕭李高氏所錄，爲訂正手抄之，見者無不大笑！嗚呼，不笑、不足以爲誠齋之詩！

這個笑，和剛纔我們之所謂笑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笑。我們的笑，是「奇文共欣賞」的笑；他們的笑，是對「俚諺」的嗤笑。

在那些嗤笑者看來，作詩的必須道貌岸然、板起面孔，寫出些堂皇冠冕的話言，那纔是「好詩」、纔是「高格」；像誠齋這樣子的，就是「俚俗」，是「粗鄙」，是「惡調」，是「叫囂」，是「魔障」。這些詞兒都是前人確實對誠齋用過的，並不是我製造的話。

老子說過一句話：「下士聞道則大笑。」呂晚村所遇到的那些人，不敢說就都是「下士」；但是他們可能是帶久了「傳統詩派」的有色眼鏡，乍看到這種新鮮活潑、迥不猶人的詩風，確實有點不習慣，因而就譁然大笑了。然而，「不笑、不足以爲誠齋之詩」，這話真對。誠齋的詩，假如其獨創性不是那麼鮮明顯著得動人耳目，哪怕是誠齋的前輩詩人們有過一位半位曾經膽敢這樣寫過詩，那「笑」的程

度也就不至於那麼「大」、那麼譁然了。

試想，在我們來歷久遠的詩壇上，在誠齋之前，有蘇李、有曹劉、有陶謝、有李杜、有高岑、有王孟、有韋柳、有元白、有韓孟、有張王、有溫李、有皮陸、有歐梅、有蘇黃、有秦晁……那風格特異、偏工獨造，真是何啻千變萬態！要想在這些大師的腳下來再伐山林、重闢天地，若不是具有大見識、大手眼、大膽氣，如何辦得到？這見識、手眼、膽氣，無怪乎有些「下士」要少見多怪、驚訝譁笑，因為那都是他們無法設想的啊。

明代王構（肯堂）的《修辭鑑衡》引過一段話：「老杜『詩清立意新』，最是作詩用力處，蓋不可循習陳言、只規摹舊作也。魯直（北宋黃庭堅）云：『隨人作計終後人』；又云：『文章切忌隨人後』。此自魯直見處也。」黃魯直懂得這層道理，創立了自己的詩派，別人見他獲得成功，也想學步，可是不知道要學他的精神，却去一味學他的死辦法和酸習氣，結果走入死衒衒。誠齋却說：

傳派傳宗我替羞，作家各自一風流。黃（庭堅）陳（師道）籬下休安脚，陶（潛）謝（靈運）行前更出頭。

——《跋徐恭仲省幹近詩》之三

他正是以這種不肯傍人籬下、捨人遺睡的精神，達到了「推陳出新」的境界，創造了他的「誠齋體」(二)，在詩歌史上建立了自己的詩派；連他所最佩服的同時齊名詩人范石湖（成大），有時也要學一學他的詩體和手法(三)。他的另一詩友張功父（鉉）在《南湖集》中說他：「自作詩中祖」(四)，就指出了這一點。

討論誠齋詩的，大都先要談到他的奇趣和活勁兒，有個名目，曰「活法」。他的這個特色並不待後世人出來表揚揭示，他的朋友在當時就都能見到。張鎡一再說過：

……今誰得此微妙法？誠齋四集新板開。我嘗讀之未盈卷，萬彙紛綸空裏轉〔五〕。  
 筆端有口古來稀，妙悟奚（何）煩用力追〔六〕？  
 造化精神無盡期，跳騰踔厲即時追。目前言句知多少，罕有先生活法詩〔七〕！

葛天民說：

參禪學詩無兩法：死蛇解弄活鱔鱖，氣正心空眼自高，吹毛不動會生殺〔八〕。

周必大說：

誠齋萬事悟活法〔九〕。

略晚些的詩人，如劉克莊說：

後來誠齋出，真得秀所謂活潑，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，恨紫薇公〔厚中〕不及見耳〔十〕。  
 再晚些，元代劉祁則說：

李屏山〔季章〕教後學爲文，欲自成一家，每日「當別轉一語，勿隨人腳跟」。……晚甚愛楊萬里詩，曰：「活潑刺底人難及也！」〔二〕

方回評及《南湖集》時也說：

端能活法參誠度，

### 說誠齋是

飛動馳擲(三)。

這幾乎是有目共觀，衆口一詞(二)。至於現代人最能欣賞誠齋詩而又善於拈舉的，當屬錢鍾書先生，他說：

以入畫之景作畫，宜詩之事賦詩，如鋪錦增華，事半功則倍。雖然，非拓境字、啓山林手也。誠齋、放翁，正當以此軒輊之。人所會言，我善言之；放翁之與古爲新也；人所未言，我能言之；誠齋之化生爲熟也。放翁善寫景，而誠齋擅寫生；放翁如畫圖之工筆，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；免起鶻落，驚飛魚躍，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，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；眼明手捷，蹤矢躡風；此誠齋之所獨也(四)。

這段話把誠齋的「活法」發明得真是曲盡其妙。

誠齋詩的「活法」，除了包括着新、奇、活、快、風趣、幽默幾層意義之外，還有一點，就是層次曲折、變化無窮。陳衍(石遺)曾說過兩段話：

宋詩人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，以放翁、誠齋、後村爲最；大抵淺意深一層說，直意曲一層說，正意反一層、側一層說(五)。

這很對。對誠齋說來，則又不限於七絕一體。

夫漢魏六朝詩豈不佳？但依樣葫蘆，終落空套。作詩當求真是自己語。中晚唐以遠味人，力去空套。宋詩中如楊誠齋，非僅筆透紙背也，——言時摺其衣襟，既向裏摺，又反而向表摺，因指一示曰：按此係其間人記探他的話，故有此語題：他人詩，只一摺，不過一曲折而已；誠齋則至少兩曲折。他人一摺

向左，再摺又向左；誠齋則一摺向左，再摺向左，——三摺總而向右矣。生（自詩人）看誠齋集，當於此等處求之（二六）。

這個譬喻更是生動具體，善巧方便，實實有助於我們的了解。

誠齋的五、七言古體詩，筆致尤活，層次尤多。試讀一首五古：

仰頭月在天，照我影在地；我行影亦行，我止影亦止。不知我與影，爲一定爲二？月能寫我影，自寫却何似？——偶然步溪旁，月却在溪裏！上下兩輪月，若个（哪一个是）是真底？——爲復水是天？爲復天是水？

——《夏夜玩月》

再看一首七古：

老夫渴急——月更急：酒落盃中月先入！領取青天併入來，和月和天都蘸濕。天既愛酒自古傳，月不解飲真浪言，舉盃將月一口吞，——舉頭見月猶在天！老夫大笑問客道：「月是一團還兩團？」酒入詩腸風火發，月入詩腸冰雪潑。一盃未盡詩已成，誦詩向天天亦驚！焉知萬古一骸骨，——酌酒更吞一團月！

——《重九後二日同徐克章登萬花川谷月下傳觴》

你看，這樣的詩，是不是大藝術家的一種「絕活」？評家說他「筆端有口」；其實，「口」又有幾個是這般的妙口？看他橫說豎說，反說正說，所向皆如人意，又無不出乎人意，一筆一轉，一轉一境，如重巒疊起，如紋浪環生。所以講他的「活法」，迅疾飛動是一面，層次曲折又是一面。

周必大跋上面的後一首詩說：

韓退之(愈)稱柳子厚(隱)云：「玉佩瓊瑤，大放厥辭。」蘇子瞻(愈)答王庠書云：「辭、至於達而止矣！」誠齋此詩，可謂樂斯二者(二七)。

這不能不算賞音。可惜仍嫌未能道着真肯綮。能「放」能「達」的文章，古今來指不勝屈；像誠齋這樣的絕活，恐怕未必都同時來得吧！

三

上來的這麼多話，都講的是誠齋的「活法」。不講是說不過去的，因為這是他的重要特色之一，所以大家談他時也都喜歡講講。可是，假如讀誠齋詩而只見「活法」、不見其他，那就未免又「死」於「活法」之下。說誠齋不以「活法」見長，固然不可；說誠齋只以「活法」見長，恐怕同樣地不可。看了大家都講誠齋的「活法」，於是讀誠齋詩，就一地裏去尋找「活法」，是會出毛病的。

我們或許說，他的詩若不都合「活法」，這不足為異；他在「活法」用不上時，在獨創性不夠時，在學古不化時，在文思不至時，……都可以寫出「非活法」詩，寫出和傳統詩風無大差別的詩來，這也是理所當然，就不必再提到話下了。

有這麼一想。可是我的意思還不在於此。

講「活法」，又要講「非活法」（姑且如此妄稱），好像「活法」和「非活法」是兩種截然不同、兩無交涉的事，或者說，「活法」之外，別有一種「法」，說不得「活」，——當然也說不得「死」，但

總之是得另立一項名目了。

可以這樣理解；但也不可以僅僅如此理解。

真正的問題恐怕在於：要把「活法」只看作是「耍筆頭」，「掉槍花」，打一趟子「花拳綉腿」，賣弄一路「小聰明」，乃至打打諢、抓抓眼，使觀者有點眼花撩亂、由不得眉開眼笑，覺得「倒好耍子」——這樣是不是正確？

假如只把「活法」如上述那樣去理解，自然誠齋詩中就有許多好像不屬於「活法」的；假如還可以那樣去理解，還有一些別的道理在作用着，那麼看上去不屬於「活法」的，却也未嘗不和「活法」有瓜葛。

有一則小故事，很耐人尋味。

讀過《千家詩》的，都知道那一首爲大家所習誦的小詩：

梅子留酸軟齒牙，芭蕉分綠與窗紗。  
日長睡起無情思，去聲，閉看兒童捉柳花。

這就是誠齋有名的《閑居初夏午睡起》絕句。粗粗一看，很可能以爲這是官僚、士大夫們吃飽了、無事作、閑得不耐煩的作品，根本要不得。我要提醒讀者：不了解那個作者彼時彼地的具體處境、時代背景，又不了解他的獨特的筆法和用意、思想和作風，這樣去看詩，有時是很誤事的。當日誠齋的這首詩，被張紫岩（浚）南宋最堅決的抗金愛國的名將兼名相、誠齋平生最服膺的師友之一）看見了，讀後喜曰：「廷秀（誠齋的字）胸襟透脫矣！」〔〇〕



這句評語，真是出乎我們一般的意想之外。「這不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嗎？」

張浚對這首詩的全部理解如何（古人評詩文，往往只就一點一面而借題發揮），我們不得而知，知了也未必全然符合我們今天的認識。此刻要說的是：他那句話却正道着了誠齋「活法」的又一面。這倒不必因為張浚是理學家之一而說他是帶了道學眼鏡去評詩，正如同誠齋是南宋時「道學有分」者，不害其為能懂詩、會作詩的人。

誠齋自己在《和李天麟二首》五言律中曾說：

學詩須透脫，信手自孤高。

又說：

參時且柏樹，悟罷豈桃花？

這後面兩句是用了禪宗的兩則小典故，其用意也可說就是要闡明「透脫」之義。他又在《蜀士甘彥和、寓張魏公（浚）門館、用予見張欽夫（栻）》詩韻作二詩見贈、和以謝之。《五言律裏說：

不是胸中別，何緣句子新；

正說明同一個意思，——也正可以和上引張浚「胸襟透脫」的話相印證。大約甘彥和、楊誠齋、張欽夫等，都和張浚互相講論過這個道理，所以誠齋這裏就寫出了「若不是胸襟透脫，怎能得詩句清新」這番意思。

透脫，——什麼叫透脫呢？這是很難講說的。必不得已，鹵莽些說，透脫就是「執著」的反面。禪